

## 她把小岛生活过成了一本书

一位80后女作家在普陀山一年的旅居感悟

□记者 李伊娜



谁都不知道，自己下一站会在哪里。好比作家蒋瞰，2020年以前，她不可能想到自己会在普陀山上生活一年。2020年之后，她从心底爱上这座小岛。

今年十一长假，蒋瞰又回到普陀山，她说进山门的那刻她的鼻子就酸了。蒋瞰去过很多地方，旅行在她看来早已习以为常，可是对普陀山深沉的爱却让她对再次来到这里有了份“回家”的激动。

## 与普陀山的缘分妙不可言

蒋瞰是浙江湖州人，一位漂亮的80后女作家，如今生活在杭州。她是那种乍一看感觉“飒”的文艺女青年，写过很多本有趣的书。

说起蒋瞰与普陀山的缘分，真的不浅。

那是2019年，蒋瞰还是单身。虽然单了很久，但早已过了30岁极度焦虑婚嫁的阶段。她说那时很平静，不放弃爱情，也不执着想要。

她过着大多数都市女青年一样的生活：有份比较自由的工作，有很多兴趣爱好，也有一些固定的朋友。稍微不一样的就是她需要写作，因为她作家的身份。那时，除了晚上有点孤单，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充实愉快。

因为写作，蒋瞰认识了很多散落各地的朋友。一位在普陀山工作的闺蜜那时邀请她上山转转，顺便求个姻缘，蒋瞰欣然答应了。“反正成本也不高，去就去呗！说不定真的能‘求到’呢！”

缘分有时真的妙不可言，那次旅行最终让她碰到了现在的丈夫——在普陀山一家酒店工作的陈先生。不知为什么，两人就是莫名契合。之后不久，他们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

因为爱人在普陀山工作，2020年初，蒋瞰就有了上山生活的念头，毕竟她是作家，这一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也能给她提供这个便利。

“原本我觉得距离美也是件好事，但当有一回听到朋友说她和老公无论再忙都会每晚对坐、关掉手机、平心静气地聊一会儿工作和生活时，我居然有了种‘太美好啦，像诗一样啊’的羡慕。”蒋瞰说，为了能跟老公团聚，她于2020年春天登上普陀山，开启了近一年的岛居生活。

上普陀山是蒋瞰给自己放的一个长假，但她依然不认为放假就该玩痴睡，所以坚持每天四处采风，写下岛屿日记。最后，这些日记还集结成了一部作品——《山居普陀》。

其实蒋瞰一直都很擅长讲故事，在成为作家之前她是媒体记者，那时她就很懂怎么把报道写得好看。后来在杭州打理24小时“不打烊”书店“悦览树”时，她把遇到的点滴写成《晚上好，亲爱的陌生人》；再后来，她又把在莫干山上生活的一段时光写成了《山居莫干》，讲述了包括很多民宿主在内的各类人群“入山”又“下山”的故事。

这次，蒋瞰把定居普陀山的一年生活“过”成了一本书。那里面有她喜欢的人 and 故事，也有能让人慢下来的与世无争的世界。

## 在一座小岛让生活慢下来

蒋瞰上普陀山其实还有一个原因。上山之前，她被一种“城市病”所困扰，表现出的症状就是：时不时心跳加速，气急，觉得自己哪儿哪儿都有病，时时刻刻都想往医院冲。

那时蒋瞰急需换一个环境转移注意力，激发新的兴趣点，而爱人常住的普陀山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她觉得大海、古树、佛刹或许能帮她进入一个简单的存在环境，继而出现“突然之间就好了”的奇迹。

进岛要坐船，买菜要走很长的路，梅雨季还会让晾了一天的衣服依然湿漉漉的……在普陀山旅居的近一年，蒋瞰体会到了诸多以往在城市生活中没有的不便。可是，正是这些所谓的不便迫使她慢了下来，给她带去舒缓和宁静。

登岛一段时间后，蒋瞰不再每天看手心看舌苔，也极少关注自己。有一天，她爬过一个山坡，来到海边，尽管还是气喘，却突然醒悟，明明这么健康的自己，为什么要去医院？

到现在，蒋瞰都记得在山上生活时，走路的大多是外地人，当地人有自行车可骑，但都不那么行色匆匆。遇到熟悉的朋友，会停下来来问“搭车吗”，对方说“好啊”，然后跳上朋友的自行车后座。“那场景，像极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。”

或许正是这样的慢生活治愈了蒋瞰。过去在城市里生活时看似丢不掉的那些便利，在山里却能很自然地抛下，甚至能慢慢适应，进而在缺乏便利的缓

慢生活中观察到以前没能注意到的、美的事物，体会不一样的惊喜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蒋瞰似乎不想用“治愈”这个词，显得很功利也很“鸡汤”。因为所谓的“城市病”其实并非真正的病，只是某种精神上的亚健康状态，但她依然感谢大自然的那种魔力，让她在它的怀抱中得到滋养。

如今的蒋瞰清楚地知道在普陀山什么时候该去哪里看什么。时刻有期待遇见的情景，是她乐意在普陀山久居的重要原因。而对周围环境的逐渐熟悉，又能带给她生活的安定感。

蒋瞰说，以前的她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矫情文青，但在山上的日子，她学会了主动张嘴找房东要些他种的菜，就为免去跑腿买菜的辛苦。人啊，总会被生活逼着扔掉无谓的清高，蒋瞰在普陀山时似乎明白了这些，更学会了有些时候要硬着头皮往前冲。

## 有史有景还有生动的人

能在普陀山安心住下来，应该是有着某种善缘。虽然清苦，蒋瞰却乐在其中。每天晾晒衣物毛巾，有太阳的时候，她还把被褥枕头也轮换着晒；租住小屋的窗边有一方书桌，每天面对电脑和书本是她最惬意的时候；有时候跟老公牵着手散步回来，房东也总会艳羡地说一句“好恩爱啊”。

但是山里的生活，还是得有点好奇心和求知欲，“不然很难待得住。”蒋瞰笑着说，她在普陀山找到了很多乐趣，先是完成了庙宇殿堂的线路清单，还有古树和古道，最后是一些源源不断的有意思的人。

蒋瞰说她喜欢普陀山的殿堂与古道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好奇。因为她不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的，所以她天然地对这些充满好奇，总觉得新鲜、有趣。另外，她一直就对历史很感兴趣，所以会本能地想探究普陀山背后的故事。

走在普陀山唯一一条以“街”命名的路——香华街时，蒋瞰总觉得香华街应该被叫做“香花街”，因为香花对寺庙，很衬，尽管无人认可她的猜测；在一些景区，她还和朋友一起对着《普陀山志》，通过探早已毁寺院的遗址和重建寺院的外观，把“庵”全部捋了一遍。

从目的明确地游览到充满求知欲地探寻角角落落，蒋瞰就有一种想把普陀山的好讲给别人听的冲动。她说普陀山是个很吸引人的灵动地方，既适合感受历史底蕴，也适合欣赏山海奇景。每每看到那些古道石刻、参天古树，她都会觉得感动。

每到四五月，普陀山的樟树换叶，走路的时候樟树花落满头，走一路，香一路；还有杨枝禅院前的枫香古树，普济寺前快要卧倒的黄连木……这些古树以及六月里百子堂、梅福庵的绣球花，初秋盛开在千步沙旁的木芙蓉等都让人念念不忘。

但无论在哪里，人才是最生动的。蒋瞰说，毕竟，建筑物的外表，奇美的景致，如果没有人的加持，只能是静止的。那些在岛上静静过日子的人，才着实吸引人。像会钓鱼的老林、读竖排文小书的保安、花草中药样样懂的花工老夏等等，他们安然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做着喜欢的事情，就很让人羡慕。

“好比那位读竖排文小书的保安，他真的就是一位多面手，爱看书、会书法、懂八卦，偶尔还能写几句诗，在他的身上，常会冒出令人惊讶的闪光点。”蒋瞰感叹道，能碰到这样的人，跟他们交流，让她觉得非常有趣。

红尘、青灯、闹市、佛殿……普陀山地方不大，却能同时容得下这些截然相反的意境。所有这些加起来，成为吸引蒋瞰的地方。

## 小岛你好，我还会再来

2020年底，因为怀孕，蒋瞰下了山。她说普陀山真的是她的福地，既让她找到了爱情，也让她有了爱情的结晶。

在岛上时，她行走，写作，与认识的朋友一起喝茶；下岛后，她迎来自己的女儿，取名如意。普陀山这座小岛对于蒋瞰来说，真的是有了生命高度的联结。

更重要的是，如今，她发现她能同时习惯岛上和城市的两种生活状态，甚至喜欢那种在两种状态中自由切换的感觉，她觉得那样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她对生活的热情和探索。

人有时候就会很“拧巴”，蒋瞰说她从前也如此。比如在城市里生活，起床了就要喝咖啡，没有就不行。可到了山里因为没有这个条件也就自然没了这种习惯。你会觉得，不喝咖啡也完全可以过日子嘛。有时，我们得学会适应这种切换，有了便利就享受，没有也无所谓。

今年十一长假，蒋瞰带着1岁多的女儿又回到了普陀山，她说感觉挺不一样的，毕竟女儿和这里也是有一种缘分的。她现在总会讲“回”普陀山，而不是“来”普陀山，因为她真的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。

其实除了普陀山，蒋瞰还到过舟山的其他一些小岛，像长白岛、柴山岛等。她说这些岛都挺别致，她尤其喜欢通过摆渡上岛的那种感觉，因为能给人郑重的仪式感。

东极她也去过，到了那里像到了天涯海角，让她亲近又舒服。她还在青浜岛认识了一位做海洋保护的朋友，他经常组织当地人清理海湾里的各类垃圾。蒋瞰觉得在岛上生活的这些人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能跟自己、跟环境好好相处，她很喜欢他们的那种状态。

花鸟在她看来则是一个艺术、人文气息很重的小岛。在那里能碰到很多有意思的人，能真正让人体会到人与人真诚交往的自在，也激发许多人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蒋瞰还有位叫六爷的朋友，在黄沙做一个叫“年轮公园”的项目，那里按照“社区”的理念在打理，咖啡馆、野餐会、乡村书局、民宿、花园是目前已有的业态。蒋瞰说，六爷在那里做项目，他的家人也都和他一起在那里生活，她也想加入进去，去写作。

不仅如此，蒋瞰还想着完成一个跳岛游的计划，多写写美丽的舟山。她说，当下人们都喜欢沉浸式旅游的状态，就是到了一个地方，总想融入那里，过得像个当地人一样。她在普陀山就是这样，六爷在黄沙也是这样，无所事事又有所得。

蒋瞰还知道舟山现在在推一个叫“小岛你好”的海岛共富行动，她觉得非常好。她希望舟山的这些小岛都能挖掘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，然后慢慢地越来越好，吸引更多人去那里旅游、生活。



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